

孤雛喋血

陳挹翠著



陳挹翠著

武俠長
篇小說

孤

雛

喋

血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俠長篇小說

孤雛喋血
次目

-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示異兆總督被刺……………一 |
| 第二章 | 米剝皮血濺曲巷……………一〇 |
| 第三章 | 審刺客委員避席……………二四 |
| 第四章 | 服儒冠遜跡課徒……………四四 |
| 第五章 | 忌功名同僚銜怨……………六一 |
| 第六章 | 設惡計假書禍人……………七四 |
| 第七章 | 散流言暗鬧開封……………八五 |
| 第八章 | 彰惡跡大懲授首……………九七 |

武俠長
篇小說

孤雛喋血

陳挹翠著

第一章 示異兆總督被刺

「欲報親仇豈遽忘，腰間寶劍動青霜，十年人海追尋遍，一擊寒光百丈長。」讀者們！大家從皮毛上來看，這首七絕詩似乎內裏非常簡單，而意思也很淺顯，但殊不知一究事實，這卻是一部動天地，驚鬼神，可歌可泣的故事呢！讀者或許要問：「這人是誰？」著者也只能答：「年在三十歲以上的人，總能知道這事的因果，主角現尙在世，作者勿須多來費舌。」讀者也許會恍然的明白：世上的事多是無獨有偶，隔今二百三十餘年前，在官場和武林之間，也正有着這麼一段事實，誠如上面這首七絕詩所述。那麼作者借來應用作個楔子，倒也合於事實。

開封一地是河南省歷朝的省會，初是軒轅帝創業之地，後爲宋時建國的首都，所以此地名勝頗多，歷來諸帥重鎮多駐節於此，爲河南一省官衙，人，物集中地區，尤其自宋建都以後，更是蒸蒸日上。

約在清朝乾隆四年八月，總督河南的由一位營伍出身的米總兵接篆，此人官號叫做米紹成，河南

彰德人，以武將而主桑梓，本想造福地方，雖不能治得路不拾遺，至少可使盜匪絕跡，孰料他出身營伍，回首當年，在營伍時，青菜小米，銀餉有限，正如水滸傳中花和尚魯智深所說的：「嘴裏淡出烏來！」今朝位尊一省，予取予求，一呼百諾，每日吃的是燕窩，魚翅，熊掌，鹿脯，睡的是錦衾繡被，倚紅偎翠，聽的是珠喉婉轉，絲竹妙奏，這樣的一個優裕的處境，竟使這一個不學無術的老粗米總督一變初衷，不知是回想起，戰衣如鐵枕戈，數夜達旦的苦況，覺出得來的官位非易？還是感到官場正如賭場一樣，全是命運支配，碰巧了還可以上升，不幸可能撤職查辦，或則發配邊塞役苦？但他却彷彿是爲了未雨綢繆防患未燃似的貪贓枉法起來。

大凡兵權在握，貪贓枉法起來，總比普通的官兒容易一些，同時爲百姓的，那個敢明目張胆的揭總督的短處？這河南一地雖不能說是「天高皇帝遠」，但監察官吏也不容易常來，何況米總督兵權在身？所以河南一地由總督衙門起，直至縣衙爲止，十有五六是貪污的，而貪污的程度，以總督衙門爲最，河南的一般老百姓們，一旦有事上身，弄到總督衙門去的話，至少會傾家蕩產，弄得一根草也不剩，重了甚至會把性命賠上。

因此，河南人一提起米總督來，無不頭痛，日子久了，人們便給他送了一個「米剝皮」的綽號，街巷兒童們順口作歌，總少不了以「米剝皮」爲題目，初時，米總督尙無所聞，待他聽了以後，當然勃然大怒，就下令弁卒，嚴拿這編歌唱歌的人，可憐不少的赤子孩童，便無辜的進了督署監獄，竟使

開封人一旦提起米總督來，個個談虎色變。

開封自宋朝建都之後，城內的名勝以大相國寺最爲有名，地既有名，人自願往，如是，相國寺集滿了遊人，羣商羅列，連金，皮，彩，掛各樣江湖玩藝，都集中在這大相國寺的內外，大相國寺也在這種日子中，一天一天的興隆起來。

一天正在遊人如織之時，在大相國寺左邊照壁下，新立了一張白布遮屏，遮屏的兩邊，各書了四個大字，一邊是「圓光神術」，一邊是「洞微見知」，立在遮屏前面的是一個年約三十上下，衣服蹣跚，滿頭亂髮的漢子，一手持着一方銅鏡，一手持着一柄烏油短棍，這棍子不像鐵也不像木頭，拿在手中，上下左右擺動，嘴裏說着：「我這圓光神術，是與衆不同，不論是那一位，有丟失東西的，走失了人口的，召見先人亡魂，以及過去未來的事情，欲要知道，可來問我，洞微見知，管保滿意……」他嘴裏這樣嘮嘮叨叨的說着，瞬眼就圍了一圈子人，但只聽這人說，却沒有人動問請教。

直到午刻之後，突然從人叢中擠進一個衣飾華麗的人來，週圍的人立刻分向兩邊一閃，這人向着當中一立，眼望着那「圓光神術，洞微見知」八個字，「哦」了一聲，即回頭向着那漢子上下打了兩眼道：「你真知道過去未來嗎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我如沒有這種本領，也不敢來這開封府大相國寺誇海口了，你有什麼爲難的事，盡管來問我好了……」那人向着四週一看之後，才遲疑疑的道，「這地方不大好開口，你一天能掙多少？我加倍包你一天，請隨我去，給我們大人圓光……」。

那漢子立時現出錯疑的神色，望着那人道：「我這生意要說多掙，千兩黃金不難立致，要說少掙，也許三年不開張，沒有一定的數目，你們大人是誰，能照着這個數目給我？」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上眼下一眼的打量這人，見這人的衣飾雖很華貴，可是衣裝的形式和神色頗類一個管事的人。

那人道：「你胡說！千兩黃金不難立致，當然是很發財了，你且看看你自己，這身服裝！就像個叫化子，誰信你？」那漢子哈哈笑將起來，上前一步，伸手拍了拍那人的肩胛道：「朋友！果然算你有眼力，可是一個人的秉性不同，財來的快，去的也容易，在下果然是一輩子也掙不了這些，但也養得起十口之家，一不作官貪污枉法，二不爲商唯財是命，大概一輩子也餓不着！別看我穿的這麼破爛，可是仰不欺於天，俯不忤於地！得來的我是無慚於心，亦無愧於人」，說着，又仰面笑將起來。

那人的面上紅了一紅道：「朋友果然如此，我倒很欽佩你的清廉，能自力謀生，但不知道你這圖光神術，是真的能知道過去未來嗎？」那漢子突地停了笑聲，瞪起兩眼道：「我如沒有這點本領，我願服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，請你們大人把我枷號示衆，但……」那人四週看了看，囁囁道：「不過這個地方……」立時覺得四週看的人許多眼睛，紛紛的釘在他的身上，他始終是住了口。

那漢子即時露出詫異的神色道：「怎麼，有什麼祕密嗎？你沒看我這『洞微見知』四個字嗎！只要一經上術，是燃犀洞奸無隱弗見，你瞞得了別人，也瞞不了我，瞞得了我，也瞞不了別人，只要心意所注是術響如應，如有一毫不對，儘管揭去我這招牌！」那人卻依然是囁囁着不肯說。

這時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，搖擺着大袖走進場中，拍子拍那漢子的肩胛道：「朋友請說句話！」說着就在那漢子耳邊說了一句，漢子點頭道：「你老放心，我知道，不過我的秉性不喜歡奉承他人，要來施術，免不上叫我多跑！」那老頭道：「算我多說吧！」說着賭氣離開這漢子站在一旁。

那漢子望了望四週道：「剛才這位何老班頭勸我跟這位大爺跑一下，總督衙門，不難千金立致，不過我是生來一把窮骨頭，向來不會奉承人，無論多大的官，在我們這一行江湖人，是視同無物，所以我不答應，有那位要圓光的，請快開口，在此三天我就走」。

這漢子一說，大家倒是鴉雀無聲，那何老班頭就拉着那人一同擠出人叢，隨後在這圈子內就有人發話道：「這個釘子叫他碰的真不輕，也使他知道一點，老百姓也有硬骨頭！」又有人接口道：「給他這個釘子碰後，說不了會有什麼手腕。」那漢子聽在耳中之後，並不慌張，也不害怕，只淡然的一笑道：「諸位不必替我過慮，反正我一身之外，沒有長物，他來算計敲詐我，也是擰不出油水，」又道：「諸位！我剛才說過，我這圓光神術與衆不同，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事主不在當面，我也能使他的一切景象，映在我這白幕之上，我現在且來施一施術，請諸位看一個人的過去未來，看的對，請給我這個江湖術人傳一傳名，」說完，就有人接口道：「自然，」立時數十付眼光，都凝在他這張白幕之上。就見這自稱江湖術人的，拿着銅鏡子朝着東方照了一照，嘴裏好像念咒一樣，又將那烏油棍子往空劃了一劃，這才轉身將那銅鏡子往着白幕之上照了照，看的人初時見那白幕之上，是沒有一點痕象

，但剎那之間，從那白幕之上好像起了一層煙霧，但見這一片煙霧滾滾上騰片刻之間，漸漸的消滅了，但煙霧一散之後，却從那白幕之上，映出了一片茅舍，影象是非常的淡淡，不注意簡直是看不出來。

這片茅舍一旦映將出來，數十付眼光就被引住了，就見這片茅舍，略微一現之後，又改換了一付景象，是一個婦人產子的形狀，女的是慘痛呼號，男的立在窗外是唉聲嘆氣，但剎那又改換了一副田地的形狀，男女兩個滿頭大汗的在插着秧，旁邊一個七八歲赤着身子的孩童在拉着牛韁，要往樹上懸，一瞬之間，又現出一座軍營來，在營門鹿角之間，有幾個兵丁在傍打懸在樹上的一個少年人，隨後影象一隱，在幕上又映出一座營帳，營帳上座坐着一個赤紅臉短小的將官，那少年人又立在他的桌案之前，現出拜求的神氣，隨後又現出一大隊的馬蹄，踏在山道之上，看那山道的樣子，好像是邊塞烟瘴之區，這景象過去之後，接着是萬馬千軍驅馳疆場的形狀，但見軍兵過了一隊又一隊，戰場是比起被仆，繼之又是在一座府堂之上，正有一個藍翎補服的人，伸手接顆官篆，這人正是那少年人，可是嘴下已有了鬚子，面上也是瘦了許多，但又是一換那藍翎補服竟變成了珊瑚頂子黃雲披肩，額下的鬚子比以前了許多，雖較前威嚴，可是目光黯淡神色不正，好像是被聲色狗馬淘虛了身子。

接着又一換現出許多的金銀珠翠，在這當中站着一個人影，可是背身，只能看見黃雲披肩和一條豬鬃的辮子，隨又一隱現出一條曲巷，在這巷中來往的車馬也很多，街道兩邊樓上時見珠紅翠綠的許

多女子，含着一片嬌笑往着街上的公子王孫們，這時車馬之中穿出一個，身穿青藍便服粉底官靴的人，腰間掛了不少的飾物，像刀子兒扇墜荷包掛滿了腰間，頭上的一頂便帽雖然有點黯然無色，但當門一顆豆大的珍珠，却是微現異光，背後跟着一個年青人，看那服飾好像剛才那被何老班頭拉走的人。

見這兩人一前一後說着話就進了一座院子，那院門口掛着一張朱紅油漆的牌子，好像是什麼「院」，見這兩個人一進了這院子之後，就有兩個人迎將出來，分着左右各作了一個半跪揖，只看見嘴唇動，並沒有聽見在說什麼，那青藍便服的人，僅點了一點頭，跟着兩人便走，瞬眼又幻出一座房間，房子內是錦衾繡枕，銅床低垂簾帳門，牆上有着許多的字畫，上面並有着幾副對聯，詞近香奩，上面都有着豔款題識，好像是一個什麼女人的豔閣，床前一雙粉底官靴，和雙瘦如菱角的繡鞋；但一剎那間又改換了一處房子，房子內一床一桌以外什麼也沒有，床上兩個人正在擁被而臥，房外一個人正在穴窗偷窺，看背影就好像原先被扯走的何老班頭，見他在偷窺之間是頻頻的抓耳撓腮，似在着急裏面的人怎麼還不出來，就見這人好像抱起一股子勇氣，將那害子輕輕的彈了一下，房中的兩個人這才扶被而起一個是掩嘴鬚鬚身高軀偉的人，一個是一個秦首蛾眉的絕世美人，可惜穿了鞋下床之後是一雙大脚，那有鬚子還抱着她溫存了一陣，這把四週看的人弄得神魂顛倒。

這時候天色是漸漸的黑了，望去那副白幕之上是越加的分明，已有幾個看客嘴裏嘖嘖的出了聲，那漢子此時也開了口，他道：「世間上最不好的就是淫人妻女，其罪大惡極，雖然國法有不及的地方

，但陰間是報應不爽，近報近在己身，遠報遠在兒孫，請諸位看看這上面就是榜樣……」說着話見房內的一男一女彼此戀戀不捨的才出了屋門，那個年輕人拉起就跑，好像是非常着急的樣子，但那有鬍子的人是一面跑着一面回頭向後揮手，好像示意叫那女人快進去，那女人也是倚着門戀戀不捨似的向前望着，那兩人才跑過一堵牆角，又進來一個年輕男子掩身進了這門，兩個男女一見面。就攜手攬腕的進了房子，此時又現出那前面的兩個人，跑了一陣跑入一條小巷內，這才放緩了脚步，那個年輕地人一直手敲着胸脯子，那有鬍子的人，却是直朶脚似在埋怨那年輕地人，這時候忽然在這有鬍子人這身旁現出一個渾身短衣的女子，手中執着一把明晃晃地匕首，任什麼話也沒說，使將那把匕首朝着地有鬍子的人前胸刺來，那有鬍子地人剛要跑，可是匕首已穿進了肚中，就見鮮血四冒身子搖搖欲倒……這時人叢裏幾聲驚叫，但又接着一陣大亂，幾條馬鞭子在人叢裏一陣亂抽，看熱鬧地人冷不防都挨了一鞭子，都抱着頭亂蹶起來，那漢子剛要往下扯那遮屏，早有一條鞭子突頭蓋臉的擊將下來，抽得這漢子抱着頭蹶將下去，這時有一個小兵官一面抽着一面大罵：「大胆的妖人，敢在這人多地方賣弄你的妖術，……細起來帶到總督衙門去嚴訊有多少同黨……」接着又是一腳踢來，把那漢子踹得一溜滾兒，幾個兵丁撲上立時就如鷹拿，燕雀似的把那漢子，抓住，抓到這個小兵官跟前，這小兵官抽了他幾鞭子，抽得那漢子頭上好幾條血痕，一面掙扎着一面極口的辯別道：「老爺我犯了什麼法呀這麼打我？你不怕担個欺負良民的罪名？」那小兵官勃然大怒，一面使勁的左右抽了幾鞭子，一

面大罵：「你這妖人還敢強嘴，你如果沒有妖術邪法，那裏敢將我們總督大人地聖像，拿在衙衢上侮辱出醜，你這妖人簡直是不不要腦袋了！」說着又加勁的「吧，吧，吧，吧！」抽了幾鞭子。

這時候那些看熱鬧的人，早被這幾個兵丁嚇跑了，那胆大的都立在遠遠的牆角裏向這邊張望，可是天快黑了，立在遠遠的地方有點兒看不大清楚，只聽得漢子慘痛叫着：「老爺我這是圓光神術，並不是什麼妖術邪法，如果是妖術邪法，還能大青天白自在熱鬧的地方賣弄本領……」又聽得「吧，吧，吧，吧！」的幾聲皮鞭子，那小兵官又罵道：「不是妖術邪法你敢將我們大人侮辱？」跟着「刷」的一聲好像是一鞭子，將那遮屏掃落了，那小兵官又道：「這就是你的憑據，拿去給我們大人處治！」隨着一陣脚步的響聲，一羣人好像是擁着那漢子往着總督衙門去了。

那躲在遠處的幾個人，這時也走出來，大家聚在一塊議論那漢子，圓光術的神奇，却不知怎麼樣要拿米總督來出醜，這拿進總督衙門去，不定死活如何，有上午在這裏看的人，就告訴大家必是剛才總督衙門內那位朱總管來請那漢子碰了釘子後，才想出這個方法來報復，至於那上面的圖像是不是米總督的圖像，大家都沒見過米總督本人，不知道是不是米總督，如果真是米總督的話，那漢子爲什麼敢在人多的地方給米總督出醜，大家胡猜一陣也猜不出所以然來。

但在第二天總督衙門內揭出，斬決妖人徐鴻儒餘孽桑七門徒的佈告，開封市上的人要看這個熱鬧，都跑到平素殺人出名的西門外四畝地而來，可是直到午後日色平西，也沒見那桑七的門徒，被綑到

這地方來處決，看的人滿腹疑團，還想多等一回，可是到了天黑，沒見一個兵丁由此路過，看的人這才各自垂頭喪氣的回家，在半夜裏，突然街上一陣馬蹄和腳步之聲亂跑亂響，有胆子大的人披上衣服要探頭看一看，就被一頓馬鞭子抽的縮回來，跟着左右兩扇門，被一羣兵丁踢開擁將進來，明火執杖的說是搜尋逃犯妖人桑七的門徒，大搜一陣之下，凡值錢的東西被人搜去了十分之七八。

直到天亮了，街上的兵丁才陸續的少了，聽說已搜出了桑七的門徒，沒待再行問話就就地處決了，但有的說那桑七的門徒來了不少，將漢子救走了，真真假假弄得這開封人是疑神疑鬼猜不出當時的一切來，但每家丟失了不少的財物，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同時總督衙門左右的各家住戶，也在夜半說聽得總督衙門內好像鷄鳴狗叫一直鬧了一個通宵。

第二章 米剝皮血濺曲巷

這開封府城內鬧了這麼一場事後，開封府人便談虎色變起來，同時都恨着這米總督，恨不得叫這米總督滾蛋，再不然鼓掌歡迎着桑七的門徒，來報仇借此將米總督誅却，一出這開封人的氣，可是那漢子是不是真是桑七的門徒，這並沒有人知道，同時自被帶入總督衙門之後，至今總沒見漢子的下落，大相國寺內還是照舊人來人往的熱鬧着。

約在這事後一個多月，是在八月間，開封城內又在街談巷議起來都說那桑七門徒死後陰魂，出現

在四畝地地方，向行路的人要錢，嚇得行路的人，大白天也不敢走那條路了，又盛傳着米總督有調任湖南的消息，但又傳言這開封城內，已潛入了不少的桑七門徒，要在八月節起事刺殺米總督，立時風聲鶴唳杯弓蛇影人心惶惶起來。

雖然米督是嚴令這開封府知府嚴拿，那造謠的人，但在督撫衙門內，早是傳入了一營游擊兵，由一員副將督率各處嚴加防範，未到一更這督撫衙門附近，就是弓上弦刀出鞘，路上斷絕了行人，米總督自己也似乎覺得情虛，一個晚上必要換好幾處宿室，不唯在室外站立了十多名具有非常身手的護兵弁勇，同時在室內床底下，也備了幾馬桶的穢物，只等行刺的妖人一出現，就是丟頭拋去，破壞妖術邪法，一般妖姬淫妾們也是提心吊胆的，只要妖人一出現，就準備跪下哀求饒命，這事看米總督的眼內，更是使他情虛起來，同時也引起了他的怒氣，飭令這開封知府須要弄出一個頭緒來。以證明這事情的確實性否？

但是一個八月秋節，竟然在風聲鶴唳之中平安的渡過，同時知府自己也親自出馬督率三班捕役訪尋搜捕那造謠，和形跡可疑的人，竟也沒有得到一點兒頭緒，秋節一過這開封府的人心才漸漸的安定下去，督府米門和開封知府也覺得慚愧，即時鬆了一切照常起來，那米總督照舊的聲色狗馬，貪污枉法。

又過了半個多月，開封城內又是謠言紛起，盛傳着桑七已派遣了三四個有本領的女人混進了這開

封城，將不利於米總督，並說那幾個女妖，人都是花容月貌姣媚動人，誰見了都要神魂俱消，說得是有聲有色，像煞有介事似的，傳入米總督的耳中之後並不像初次那樣的嚴重，也只是付之一笑，也不再飭令知州捉拿那造謠的人了。開封城內也居然沒再鬧起來，這米總督自是放下這顆心。

這米總督自從爲官河南之後來時只是帶着一個黃臉的婆子，對於兒女和姨太太更是一個都沒有，但在這開封沒住了多久，居然接二連三的收了好幾個美貌的女子以備後房之寵，一個人一但作了官，自是無往不利，米總督有了這幾個姨太太還不算三兩日必定微服出衙私行，至於是出去作些什麼，雖然米總督沒有告訴過任何人，但照着米總督晚出早歸的行經上看來，左右總是離不了狎妓宿娼這一路。

恰巧伺候米總督的人，是這開封府地的人，名叫朱俊生對於開封城內的琵琶門巷，曲院勾欄，以及何處誰家的女人長的俊，誰家的閨女年齡多大，風流不風流，是無一不知，往常米總督還肯顧惜身份，不大私出胡行，自從這朱俊生進衙之後，主僕二人竟親密的形影不離，米總督和姬妾宴樂時也不避這朱俊生，由此朱俊生就成了米總督時時刻刻離不開的參贊。

這朱俊生不唯是小有歪才，而人也長得清秀，一經打扮起來，果然出衆，可惜出身低微，在神氣和舉止之間，不免是處處地顯露出輕賤的象徵，和米總督時時刻刻的在一處，自不免是給米總督出許多的主意，怎樣去獵豔，怎樣去玩女人，以識途老馬自命，把這米總督弄得把他看着了心腹，由朱俊生的介紹結了識一個住在開封府西門內的暗娼，別看這暗花是一雙大臭魚腳，可是人很漂亮：蔡首蛾

眉別有一段風韻，尤其是床上的功夫，另有妙着，竟弄得這米總督神魂顛倒，每隔一二日必去行樂一次，朱俊生自是不離，這米總督的屁股後頭。

督撫衙門上上下下的人，雖都知道總督大人，是跟着朱管事在外胡跑，可是去那裏卻不知道，只知道總督大人左右是少不了在女色身上用功夫，這樣事情，自然是不必多問，不如此米總督不會血戰曲巷，胸腹挨刀。

這天米總督又照例同着朱俊生改裝出了督撫衙門，這時候已將一更左右了，路上雖然黑暗對面不見人影，但米總督就好似覺得在自己的身前身後有人跟着，但看時並沒見有人影，更是聽不見腳步響聲，雖然胆子大，心裏也是「別突別突」的一陣跳動，這使米總督有點奇怪，自己戎馬半生衝鋒陷陣都無所懼，怎地今晚走在路上竟會胆怯，就想回去，可是此時走的路已離大西門不遠了，索性先到那女人那裏坐一坐，回頭再回督撫衙門。

可是才走了不遠正有一隊巡衛兵丁由那街口繞將出來，米總督穿着一身便服躲避不及，就被那隊兵丁喝叫「站住！」朱俊生卻首先搶過去，在那爲首的耳畔，說了兩聲，那帶隊官即時喝叫着兵丁轉入右邊小巷之內，自己也押着隊伍退入，米總督這才跟着朱俊生又走入常去的那條小巷內，那暗花的門這時候是緊緊地關閉着，打了半天門才聽見，院子內有微微的腳步響，但頓即寂然，那朱俊生又「拍；拍；」地敲了幾下子，這才聽見裏邊有女人地聲言問「是誰」，朱俊生低聲道：「是我，我們大人

「說不了那門就開了，米總督和朱俊生連忙閃入，從朦朧地星光底下看去，彷彿看得出來這女人頭髮很亂，好像是剛起床的樣子，不斷地用手向後掠那亂髮，米總督也不細問，就手挽着那女人進入臥房之內，朱俊生睡在外邊屋內，一夜之間是聽得街上，不斷地有着腳步之聲，彷彿是過了一隊又一隊。

次日平明天還未亮，米總督就由門縫裏溜出來，正望見一隊巡街兵了的背影轉過牆角，米總督甚是放心，就大踏步的下了台階，要往巷口上走，朱俊生卻是手拭着朦朧的睡眠，才走了十多步，突地一條人影從左邊門房之內穿將出來，明灼灼的刀光一閃，朱俊生嚇的一聲驚叫，兩條腿一軟，身子望下便倒，但聽得米總督一聲慘呼，嚇得朱俊生一閉兩眼，這一聲驚叫之後，跟着一陣腳步大響，都向着這邊跑來，朱俊生才敢掙開眼，那米總督已是橫躺在血泊之中，胸口小腹之上豎插着一把雪也似明亮的匕首，身旁立着一個十三四歲垂着雙丫髻的小女孩，正在咬牙切齒怒目，戟張的望着米總督那種臨死時雙手握腹痛苦的表情，在冷冷的笑着，朱俊生不由己的打了一個冷戰。

這時候一隊巡街兵丁，由一個小武官率領着飛步的跑來，還未到這裏，朱俊生已鼓起勇氣爬起來要抓那赤手空拳的小女孩，但被那小女孩，分身一脚踢在胸脯子之上，這一腳還真不輕，把們朱俊生踢到牆根底下，才挨着牆倒下，就覺得口腔子裏一熱，一口鮮血沖將出來，人已暈將去，那小女孩突然的淚流滿面痛哭的叫着：「爸爸！媽媽！你們的仇恨，女兒已經給報了，此後女兒的生死聽天由命……也不想活了……」說着就要彎腰從米總督的身上拔刀自殺，但米總督此時痛的滾將起來，同